

2023年5月25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马艳 责任校对 汤娜 技术编辑 崔敏

传承沧州文脉 记录狮城变迁



老街巷

## 南草坝和卜家糖坊

■薛宗华

大运河自南而北流经市区，在旧城南刘辛庄、大赵庄和张家坟拐了3个“U”形大弯，故纤夫有“三望沧州”之说。之后，进入市区，在解放桥南100多米的河堤处，又拐了一个90度的“J”形弯，这个“J”形河弯处，便是南草坝。因早年这里曾在河堤内侧打入一排木桩，在木桩与堤坝之间夹填上玉米秸或高粱秸，以防水流直接冲刷堤坝，故称草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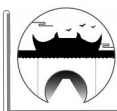
南草坝河弯处，河水由西向东流来，然后拧成一个巨大的旋涡再向北流去。所以，每到汛期，湍急的河水直冲堤坝，容易出现险情，历史上这里曾多次决口。堤坝外又紧靠南湖，运河每次决口后，运河河水与南湖湖水相连，使州

城内外变成泽国。在沧州民众中，自古流传着“开了南草坝，神仙也害怕”的说法。

据传，有一年汛期来临之前，为预防决口，人们正在加固堤坝，忽见沿河堤由远而近走来一位白发长髯、身高超众、虎步生风的道士。行至筑堤的人面前，道士说：“修堤筑埝，以防水患；不辞辛劳，为民行善。贫道这里有礼了。”说着便朝众人行了道家礼，礼毕又道：“这里河泽相夹，极其险恶，只靠修坝筑埝难以避免。应在堤外居一卜姓人家，宅门朝西，正对堤坝，这里便不会决口了。”最后，道士又加了一句：“卜者补也，水患不野。”说罢，他便飘然而去。

人们听信道士所言，便四处寻找姓卜的人家。可寻遍州城内外，也没有找到姓卜的，只得禀告知州，从外地邀请来一家姓卜的人家。照道士所言，必须邀请这家人居住在南湖东北角岸边，宅院坐东朝西，大门对着南草坝。自此，南草坝就再也没有决口。

沧州的人们认为是姓卜的人家镇住了洪水，非常感激这家人，邻里相处也非常和睦。卜家人在外地经营糖坊，以大麦和黄米为原料制成怡糖，再加工制成各种糖果。迁居沧州后，依然经营旧业。因卜家受人尊敬，生意也做得红火。他家住的地方被众人称为卜家糖坊，卜家糖坊成了沧州城内外家喻户晓的一民间地名。



老城旧事

## 胜利桥头寻“水寺”

■郎文生

大运河流进泊头市境内后，河道在肖圈村一带一改先前的平直、缓弯，河弯变得多起来，弯不是很大，但是连续性很强。

一路向北有两座新建的水泥小桥：一座是杨圈桥，一座是大王庙桥。从桥面的样式、桥宽等外部特征看，两座桥长得一模一样，堪称“双胞胎”：桥面差不多有5米多宽，来往的车辆也比较少，如果遇有两辆汽车对开，一般都会有一方耐心等待，等对方车辆通过后，再上桥通行，有点像过“独木桥”的意思。虽然车辆不是很多，但桥头常有村民在此休闲聊天，为运河岸边增添了不少人气，成为桥头的乡村一景。

过了大王庙桥向北约10公里左右就到了泊头市的胜利桥。

站在胜利桥上，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

觉，桥面的宽度足有30多米，井柱桩、梁板等桥体给人一种敦实坚固的印象，桥柱、栏杆造型简单大气，特别是“胜利桥”三个大字格外醒目。翻开《泊头市水利志》，书中这样记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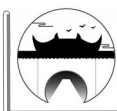
胜利桥位于泊富公路南运河河上，原为1953年修建的木质结构人字桥。桥长58米，车行道净宽4米，两侧人行道各宽1米。1968年1月至1969年4月，改建为4孔双井柱梁式微弯钢筋混凝土桥。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二十一世纪初，经过多次拓宽，今天的胜利桥桥长为72.8米，桥宽为32米，为井柱桩梁板桥，护栏造型美观，成为泊头市南部的重要桥梁之一。

在胜利桥头拍照时，偶遇张金波先生。交谈中得知，张先生也是一位家乡文化的爱好者。他说，在胜利桥西岸向南十

余里的地方，据说过去曾经有过一座水月寺，当地人管这座曾经十分红火的寺庙叫“水寺”，他也曾多处咨询，想弄清楚泊头市水月寺与沧州市水月寺二者之间究竟有什么渊源关系，但一直没找到明确答案。

后来，为此事我专门向沧州市考古专家郑志利先生进行过一次求证，回复大致如下：沧州市水月寺有足够的历史资料证明它的真实存在和影响；而泊头市水月寺却没有在现有的历史资料中找到它的影子。但是从全国的情况看，叫水月寺的寺庙或地名很多，所以也不能完全排除泊头市水月寺存在的可能性。

胜利的名字，水月的美丽；河上的石桥，桥下的运河。它们日夜守望，共同呵护着这一方的美好。



沧州风物

## 刮盐土 晒小盐

■王贵新

沧州盐山一带，既无盐，又无山，但有一样东西过去却多得出奇——白花花的盐碱地。是农家“刮盐土 晒小盐”的好去处（“刮”，老家土语kua，音“夸”）。

“地碱水咸，人好心甜”，说的就是世代繁衍生息在这片盐碱滩上的父辈们。“不喝不渴，喝喝就渴了”，是盐山“东八乡”一带乡亲们过去生活的真实写照。由于土地盐分过高，致使饮水齁咸，故有“越喝越渴”之说。

晒小盐的原料是盐碱地上的“碱嘎巴”，这东西怕阴雨，只有干旱才出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每逢春旱时节，天刚放亮，伴随着鸡鸣狗吠，一队队“刮土”大军倾村而出，推车的、挑筐的、扛搂子（刮土工具）的、提口袋的……一个个睡眼惺忪，各自奔向嘎巴泛起的盐场。

刮盐土选用的地面以宽广平整、白（碱）嘎巴厚实、稍有皱褶隆起为佳。所用的铁搂子、扒锄之类须深浅适度，将薄层潮土轻轻刮起，一坨坨堆放即可。而后拿笤帚清扫干净，用簸箕、铁锨、麻袋、条筐等一一装车。待日上三竿，炊烟飘散，劳累了一大早晨的人们，抹去流淌的汗水，满载潮土回家吃饭。

“盐土”变为“土盐”的过程需要淋水和曝晒。先把潮土倒进支起的、底部有裂纹的废旧容器内，注入清水，下接淋水储罐；继之将淋渗出的盐水倒入塑料布围砌的水槽中，或直接用储罐放在阳光下曝晒，直至盐水结晶，水尽盐见。只不过几天工夫，白花花的碱潮土历经“水（淋）火（晒）涅槃”，蜕变为人们餐桌上亮晶晶的食盐。

几十年过去了，小小村落，家家户户“淋盐水”的景象依然历历在目。板条木棒做成的简陋支架，一口铁锅，几只瓦罐，“滴滴答答”的盐土淋水声响成一片。夜深人静，滴漏“叮咚”，此起彼伏的“大珠小珠”愈加清脆悦耳。宛若演奏出一曲曲美妙的乐章。

“乐章”给地脊民贫的乡亲们带来生活希望。小盐虽“土”，却也能食用、做汤、腌咸菜疙瘩，还可换钱、贴补家用。后来实行责任制，人们忙于种田，刮土晒盐无疾而终。

这一切都离我们远去了。但生活在困顿年代的先辈们，克服恶劣的生存条件，艰辛付出，变“废”为“宝”，吃苦耐劳的传统美德却永远不变。

沧州老俗话

## 好癖儿

好癖儿，沧州话里是指非常迷恋一种活动，有时到了无法自拔的地步。比如，“王姨家那口子，一天到晚，就爱钓鱼，不管刮风下雨，不管道儿多远，地儿多偏，一钓就是一天，忒好癖儿啦”。

（知微庐主）

你说我说

沧海粟：好，爱好、迷恋。癖儿，嗜好。迷恋一种东西已成习惯。“哎，我说你咋一门心思逮住不放了？”“你别问我为嘛，咱就好这个癖儿。”

彩云：好（四声）癖儿。我们家乡也这样说，常指斗牌、打麻将之类。比如，“门口二嫂子斗31张（坎子胡）黑牌，癖儿那个大啊。这些年，一说谁谁斗牌好癖儿，大家伙就说再怎样好癖儿，也没有二嫂子癖儿大啊”。

曲炳国：我们那常用。指个人非必要的爱好，且有些上瘾，通常是指好奇心过大。

知微庐主：好癖儿，其实就是普通话里癖好的颠倒。这一颠倒，让词性发生了变化，从名词变成了动词。还有，既然“癖”字是病字旁，就说明，这话儿所指多半属于病态、不正常的嗜好。

秦建萍：好癖儿，是对某事、某种娱乐活动、某种兴趣爱好的格外沉迷，但是尚未达到成瘾、影响正常生活和工作，对个人、家庭和社会未产生危害的程度。比如钓鱼、打牌、某项运动等。而到了赌博、吸毒等上瘾行为，是涉嫌违法的，就不能用癖儿来定性了。再有什么异装癖、偷窥癖等，可能就属于心理变态行为了。

老兵李：癖本来是一种病，人们把嗜好甚至爱好也夸张为病，组成“好癖儿”这个略带褒义的词。我们这些人爱好文化，也是一种好癖儿，常被戏称为神经病。属于喜欢性批评，批评性喜欢。

飞鸿：有句俗话，人没癖不乐。这里应该是指爱好。

秦建萍：是不是还有句话说“人无癖不可交也”？其实，这里的癖应该是指的一种健康的兴趣爱好，往深处说，也是有趣的灵魂。毕竟，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

孙克升：癖儿就是爱好太好了，爱玩牌的叫牌癖，爱画的叫画癖，爱逮鱼的叫鱼癖……沧县话里用的多，如“一粘上玩麻将，忒癖儿”“咱对那玩意没癖儿”。癖儿还分大小，如“二姐爱唱戏，癖儿忒大了”。癖儿还可以培养，我那年钓了几回鱼，竟然有癖儿了。

曲炳国：“等落瘾了”，南皮、盐山一带常用这个说法，指由兴致高变成兴致低或没有兴致了。

老兵李：还有一种癖——搅菜癖，又叫祸祸菜。指专门挑拨离间，造谣生事，搬弄是非。

秦云峰：我觉得凡人都好癖儿，只是深度强度不同而已。吸烟，喝酒，钓鱼，打牌，读书，写字……甚至爱干活儿都在内，有的人眼里都是活儿，就是闲不住。